

逐影

目光追隨妳的身影，
一如逐日的夸父，
執迷不悔……

丁
蔚

追逐情緣

都會小說 S A 1 3

逐影

丁
蔚◎著



好鄰居
SITAK

現代書版集團

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發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逐影／丁蔚著．——第1版．——臺
北市：好鄰居出版；知遠總經銷，
1994〔民83〕
面；公分．——（都會小說；
SA13）
ISBN 957-8885-36-9（平裝）

857.7

83010976

逐影

作者：丁蔚

發行人：朱凱蓄

責任編輯：唐宇珍

校對：沈彥伶・林吉利・陳淑芬

出版：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話：7911197・7918621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撥：0017944-1

總經理：知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9394166・9396007

排版：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5363181 傳真：(02)5367810

1994年12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981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李永然律師、蕭雄淋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8885-36-9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本書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簡體字。凡本書作物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否則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Printed in Taiwan

都

會

小

說



所謂的「浪漫」，
無非是各種幻想式情緒的綜合體，
它絕對可以誘發你潛藏的——柔情。

愛像什麼

丁蔚

如果把愛比喻成吃牛肉麵的話，似乎要香辣才夠味。牛肉麵標榜香香辣辣，就如同愛情非得轟轟烈烈，愈是眼淚、鼻涕齊流，愈是令人大呼過癮。彷彿，若不如此，就不足以稱之。

有一首歌如此唱：

愛像什麼？愛像星期天的早晨。愛像什麼？愛像說話的眼睛……

愛情其實也可以如沐春風、溫柔和煦的；在微風暖陽的滋潤下，沉睡的細胞甦醒了，生命因注滿了愛的漿液而活躍了起來。置身其中，神清氣爽，自然整個人光鮮亮麗。

李亦揚就是一個因愛蛻變的典型例子。他一直是生性害羞、畏懼女人又凡事逃避的近三十歲的大男孩；因為心儀於張亭，產生愛她、寵她、保護她的情愫，而漸漸脫下那件懦弱、優柔寡斷的外衣，逐漸展露出成熟男子的風範。當張亭的一顰一笑、一舉一

動，滲進他的心，溫暖了他每一個細胞，亦揚隱藏的一面終於突顯出來；他才知道原來他的熱情比自己預期的要烈、要濃。他醒悟過去之所以不像一個男人，實在是因為他還沒有遇到一個夢寐以求的女人。

狂風暴雨固然驚天地、泣鬼神；然而和風煦日可使光禿的大地充滿綠意。有人因愛而形容憔悴，有人因愛而成長、成熟、脫胎換骨；不管什麼情境，愛所帶來的蛻變是不知不覺也是心甘情願的。

香辣牛肉麵固然過癮，清淡的口味亦不失甘醇鮮美。所以當歡笑代替眼淚時，亦是別有一番滋味的。



李亦揚拘謹木訥的樣子，
又是撞倒杯子，又是弄掉叉子湯匙，
更甚的是，

居然把義大利麵灑到她腳上；
當他慌慌張張、
毫不猶豫的蹲下身爲她擦鞋時，
她除了好笑，更想著，
這男人真是老實得可愛！

楔子

輕柔的夜風掠過寧靜的陽明山，掠過一棟豪華的別墅，空曠的山區浮動著花草的香味。兩道人影輕巧的竄入別墅內。

風仍輕輕的吹著，一點一點的把時間吹走。人影又出現了，他們由別墅的窗口探出頭，一躍而出。別墅裏的人睡得很安穩，沒有人知道來了不速之客，就算知道，那也是明天的事了。

風依舊吹著……



「是是是。」堂堂偵查隊王隊長必恭必敬的站在原屬於他的辦公桌前，連連哈

腰點頭附帶保證，「我馬上派專人處理，保證讓您滿意。」

在他面前，鳩佔鵲巢的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女子；在她臉上，濃厚的彩妝固然遮掩不了歲月猖狂的痕跡，昂貴的套裝更無法修飾她早已變型的身材，但她的氣勢卻是驚人的。

似有意，似無意，她玩弄著右手中指上那只巨無霸鑽戒，冷冰冰地說：「我可是告訴你，雖然那幅畫值個幾千萬元，不過這點錢我們葛家還看不在眼底。只是你也知道我先生的身分，若讓小偷來去自如，我們可丟不起這個臉。」

「絕對不會再有這種事發生，您大可放心！」王隊長拚命維持他漸要僵化的笑容。

「最好是這樣。」女人點了點頭，站了起來。

王隊長趕緊衝向前拉開門，對自他身邊走過的女子低聲說：「請慢走！」他將聲音壓得很低，生怕被外面的屬下聽見。開玩笑！他是堂堂魔鬼偵查隊長，被屬下看到他對一個女人低聲下氣，他可就顏面掃地了。

女人由鼻孔哼了個聲音作為回答，昂著頭走了。

王隊長一等她離開視線範圍，立即狠狠甩上門；頭一件事就是把那女人從祖宗十八代前罵到十八代後。

「這賊婆娘算哪根葱、哪棵蒜?!仗著丈夫是政府要員，竟然壓到老子頭上！要不是他媽的上頭下令不可得罪妳這婆娘，老子甩妳個屁……」

王隊長被迫做了近一個小時的縮頭烏龜，只能陪笑臉討好，一口氣憋在胸口幾乎要爆炸。此刻那份怨氣被化為語言，連珠炮彈似的衝出口。

他這一頓大罵真罵到詞窮義盡，連舊詞都重複再三，這才停下來喘口氣；其中用詞之污穢骯髒自是可想而知，只怕他這一生口才都沒這一刻好過。

洩完恨，心神也轉到正事上。他皺著眉，抓起那張今天才轉到他手上的「證物」；是一張電腦打字紙，簡單的打上了幾個字：

敬告：

三個月內，必至貴府拿取所藏之《河堤上的少女》一畫。

夜行大盜

「電腦打字，又沒有留下指紋，這絕對是職業慣竊的手法。」那賊婆娘一口咬定，斬釘截鐵的說。

這簡直荒謬得可笑！這樣的手法只要任何一個看過偵探小說、漫畫的小學生，

都能輕而易舉的做出來。王隊長嘀咕著，眉頭皺得更緊了。

這張證物來到警察局已有三天，這個燙手山芋在第一天的中午就由局長手中丟了出來，在各部門手中推諉來去了兩天，最後掉進他這個小小的偵查隊長手中。

王隊長真不知是該哭該笑。夜行大盜，他以爲這是漫畫裏頭才會出現的人物，現實生活裏哪會有罪犯那麼無聊，偷東西之前還下戰書，讓受害者可以做好防備。若有這樣的人，那必定是個自大成狂的妄人；既是妄人，就該把戰書下到住宅裏最明顯之處，而不會直接扔進信箱。

總而言之，這只是一個無聊傢伙的惡作劇。

他的頭不禁抽痛起來。他要如何才能讓那婆娘明白這個道理？！那婆娘耳朵的構造必定異於常人，他小心翼翼挑詞選字的一番解釋，到了那女人耳中轉了一圈，竟成了懈怠職守、不負責任的藉口。真他媽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

手裏還有一堆案子等著處理呢！他可沒時間和那女人耗！這顆燙手山芋，他該怎麼處理呢？

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緒。

他不耐煩的喊：「進來。」

一名二十八、九歲的男人走了進來；他一臉憔悴、失神的樣子。

「李亦揚，追蹤結果如何？」

「報告隊長，嫌犯四點十五分進入東區統領百貨後……失去踪跡。」他低下頭，知道挑選的報告時間不對。

果然，王隊長用力一拍桌子，憤怒的站了起來。「李亦揚，你搞什麼鬼？連這麼簡單的任務都能搞砸？你進來局裏幾年了？連個簡單的追蹤任務都辦不好，以後還有什麼任務可以派給你做？你說啊！」

王隊長重重的喘口氣，胸口起伏不定。桌上的物件經他憤怒的一拍全走了位，有幾樣甚至掉到地上。王隊長一一拾起，正要再罵，瞥見手裏抓著的那張夜行大盜的戰書，他腦中靈光一閃。

他放下戰書，上上下下的打量著李亦揚，似乎在看一件商品般；李亦揚被看得毛骨悚然，萬分不安。王隊長打量了一會兒，揚起嘴角，詭譎的笑了。

完了！李亦揚心想。他有預感，烏雲就籠罩在他頭上，等著吞下他。



1

陽光照進西向的客廳，映得滿室昏黃，讓那一屋子凌亂的陳設透出一分遲暮、困頓的無力感。

李亦揚端著一碗剛煮好的泡麵，帶著一臉惺忪的神情，步履不穩的走進他那比非洲叢林還危險的客廳。剛跨過一疊雜誌，他就差點被一堆書籍絆倒；好不容易跳過剛買的那堆列印表紙，襯衫卻被桌角勾到；幸好他素有訓練，沒有摔個狗吃屎。然卻又好死不死踩上一盒磁碟片，滑了個四腳朝天……總算站穩後，他人也清醒多了。

這間客廳的擺設很簡單，一套沙發桌椅，一張電腦桌，一具L型矮櫃上放置了電視機和錄放影機；稍加整理，應該可以顯出清爽怡人的一面。只不過這個念頭對

李亦揚而言，就像是失眠的夜晚突發奇想的念頭，他從不當真。反正就他一個人住，方便就好了，管他亂不亂，只要想用的東西找得著，花點時間去翻反而多添些樂趣。他有些逃避的想。

整間客廳只有電腦桌稍微可以見人，但是當他看到桌子旁幾天前喝剩的咖啡裏躺著一具蟑螂屍體，他一陣噁心，立即打消在桌上解決民生大計的念頭，轉向沙發桌。

沙發桌上的雜物已經高得看不見前面的電視螢幕，他有些懊惱的推落一部分書籍，讓出一個空間容納泡麵，順手撿起佔住位子的襯衫，遠遠扔到一邊，重重坐了下來。

昨天是周末，下了班，他和幾位王老五同事出去狂歡一夜，直到天亮才回到家；胡里胡塗的倒頭一睡，就把好好一個星期天給睡掉了，醒來只能目送夕陽西沉。然後，他會照例的把晚餐吃完，洗個舒舒服服的澡，或許再抽幾根煙、發發呆，再給自己泡一杯加很多很多奶精和糖的咖啡，把漫長的夜晚扔進電腦程式變化的空間中；等到筋疲力盡，又是嶄新的一天開始，他又得拖著疲憊的身子，去從事那一成不變的工作。

這就是他打發假日的一貫模式，雖然他並不喜歡，可是在成為習慣之後，也就

懶得去改變些什麼，只是偶爾會覺得有點頹喪而已。

他嘆了口氣，對自己搖搖頭，塞口麵進嘴裏，試圖把那些不愉快的念頭推出腦海。

不過，無論如何，他實在快樂不起來。這一陣子他背透了，先是那個追蹤的案子弄砸，讓王隊長看到他不是長篇大訓就是大眼瞪小眼；這就算了，偏偏那件葛氏案件居然落到他身上！

想到這，他忍不住就要呻吟了。這件案子自從曝光以後，就成了局裏一個大笑話。什麼夜行大盜，根本是「滑天下之大稽」，本世紀最大的笑話。局裏同仁紛紛猜測這八成是某個正值叛逆期的中學學生搞出來的惡作劇，而且有九成九是「內賊」所為——葛家有三个唸中學的兒女。

最好笑的是，整個事件給新聞媒體一炒，葛家竟由權傾一世的政權人物，搖身一變成爲黑社會魔掌下的無辜羔羊。還說什麼爲提高社會文藝氣息不惜巨資購下名畫，卻遭竊盜集團覬覦云云。經此一炒，葛家聲望固不待言；而《河堤上的少女》一畫身價更是水漲船高。那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畫家如今已足以和達文西、畢卡索相提並論，所有收藏家開始爭相收購他的畫。據傳，國立編譯館還有意將他編入明年高中西洋近代史的教材中。

當然了，如同在陽光的照耀下必有陰影一般，榮耀的背後自也隱藏了晦暗的一面；而這晦暗的一面就落到警察頭上了。

這一陣子的輿論全部不利於警方，各媒體的箭頭也都指向警方，批評警方辦事不力，縱容匪徒橫行，爲害國家社稷安全等等。局長的臉色一天綠過一天；警方的辦案方式更是動輒得咎，稍有不慎，就四方交評。

「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李亦揚總算體會出這句話的意思。

他再塞一口麵進嘴裏，決定把這些令人煩心的事暫時忘記。

「卡啦、卡啦！」兩聲，鐵門忽然被打開來，一個女人的身影走了進來，李亦揚手中的筷子立刻掉到地上，他用力一拍額頭，口裏也呻吟出聲。

不用問也知道，能夠任意進出他家的只有一個人，而此時此刻，那個人也正是他最不想見的。

「啪」一聲，那人打開光源。而在室內大放光明那一刻，李亦揚知道，自己的苦難已經拉開序幕。

闖入客廳的那女人約是介於中年與老年之間的年紀，體態臃腫，穿著套裝；她站在門口，環視四周，眼睛在接觸到李亦揚後，她大大的吃了一驚，手也撫上胸口，一副就要昏倒的樣子。接著，她拉高八度音，嚷了出來：「你在幹什麼？人